

的態度，並決定於一九七一年年底以前，退出蘇彝士運河以東地區，而對於美國此次出兵柬埔寨，更公開表示不滿。幸而此次英國大選結果，保守黨已獲勝利，預料保守黨主政之後，英美兩國的傳統合作關係，可能更為加強。

據六月廿一日報紙電訊指出：新政府已計劃發起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

星加坡和馬來西亞軍隊，合組「大英國協防衛部隊」，保守黨政府此項新政策之宣佈，不僅可促成澳、紐兩國願意協防星、馬，即東約組織亦可望將予加強。故此次保守黨獲勝的消息傳來後，所有此間大英國協的成員，無不為之興奮鼓舞。如紐西蘭總理荷里沃表示：「無論出自誰的決策，任何導致英國在馬來西亞和星加坡地區維持有形軍事力量的決定，均將受到澳洲和紐西

## 共匪與東非之坦尚鐵路

共匪對新興非洲國家之作大規模外交攻勢，始自一九六〇年。因為第一單在一九六〇年便有十六個非洲國家獲得獨立，共匪在外交上既不甘寂寞及孤立，而且認為這些剛獲獨立之新興國家最是容易拉攏之對象。第二，共匪自一九五六年起，已不斷地明裏暗裏對當時阿爾及利亞（Algeria）之武裝鬥爭作直接或間接之援助。共匪之這麼落力援助阿爾及利亞，自然是別有用心的。他的目的不外在將阿爾及利亞之武裝鬥爭，盡量造成一個吸引人的模樣，好讓非洲尚未獨立之地區仿效其樣而紛起武裝鬥爭，大動干戈，整個非洲從此或可變成一大屠場。共匪因此可混水摸魚，進而左右非洲局勢。可是在一九六〇年，十六個非洲國家不必倣法阿爾及利亞之武裝鬥爭而順利平靜地爭得了獨立，這無異是給共匪企圖在非洲製造武裝鬥爭野心之當頭棒喝。共匪之陰謀無從實現，可是共匪並不因此而灰心，反之，他又隨機應變，面對現實，欣然擺出國際好友之姿態，向那些剛剛獨立之非洲國家拉攏感情，企圖把這些新興國家拉入親共陣營去。第三，當時共匪已漸與蘇俄交惡，極欲在新興非洲國家中與蘇俄展開外交交戰。

基于上述數原因，共匪乃毅然對這遠隔重洋的非洲國家，施展無所不用其極之手段，爭取他們之好感及友情。

共匪面對這些不經武裝鬥爭而獲得獨立之新興非洲國家，自然不能再重

蘭歡迎。」而馬來西亞總理拉曼也立即宣示：「就馬來西亞而言，在維護世界和平及安定的原則下，特別是在維護東南亞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原則下，我們將繼續給與最緊密的合作。」可知英國保守黨主政後，將對亞洲和平有所助益。

目前局勢的發展所顯示，以中南半島變局為契機的亞洲國家的反共團結運動，正在迅速開展之中。尼克森新亞洲政策主張亞洲國家應負起此一地區防衛作戰的主要責任，而美國給與武器和物資的支援，今後自由亞洲國家當向此一原則加緊努力，幸而由聯合援柬而促成亞洲國家的團結反共，已出現了新的契機。

### 沈耀順

彈向阿爾及利亞武裝鬥爭學習之老調，因此，共匪乃對這些新興非洲國家運用物資援助及文化思想滲透之手段爭取他們之友情。在運用這種手段之過程中，共匪特別希望能捉住及利用一兩個非洲國家做他大規模資助之對象，盡力將這一兩個國家之資助，造成一模樣給其他非洲國家參看，使他們在有樣為證之情形下，也隨而要求及接受共匪之援助，慢慢地走入共匪之外交圈套中去。

坦尚尼亞（Tanzania）便是共匪極欲爭取之一個國家。在坦國未正式成立之前，共匪早對坦國之前身坦喀尼噶（Tanganyika）另眼相看，特別派出一等外交幹才何英為駐該國之大使。在加強與坦喀尼噶國之關係後，共匪對鄰近之桑給巴島（Zanzibar）亦想加以染指。該島于一九六三年在共匪支援下成功地發生政變，推翻舊政權。共匪陰謀既已部份實現，因此滿以為此島今後非受他控制不可。然而曾幾何時，桑給巴島于政變後之次年，竟與坦喀尼噶合併成為現稱之坦尚尼亞。共匪眼見費盡心機剛搞上手之桑給巴島，竟肯捨棄獨立而遷就合併，因此不得不再對新成立之坦國大送秋波，盡力拉攏這新興國家入他之外交陣營去，最有效及最便當之途徑，便是以大量之物質支助這新興國家，滿足這百業待舉新興國家之一切物質需要。近數年來，共匪為坦國興建不少中型或小型之工廠及設備，諸如紡織廠，皮革廠，火柴廠，無線電台，發電廠，以及警察學校之建造等等成本少而見效快速之工程

；同時亦不斷以軍火及軍事設備裝配坦國軍隊及警察。據估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止，共匪對坦國之資助已達三千六百三十萬美元。

共匪對坦國之拉攏，可說無所不用其極，除了中小型工程之興建及援助外，共匪還能為人所不為地對坦國之欲興建一空前鐵路連通鄰國尚比亞（Zambia）之計劃，一口加以答應，願意為之承辦。

這條興建中之坦尚（Tan-Zam）鐵路，早在尚國未獨立之前，現任尚國總統之關達（Kenneth Kaunda），早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在當時之自治議會中提出興建這條鐵路之意見。因為尚國擔心在獨立後，仍需處處依靠白人統治之羅德西亞（Rhodesia）以輸出該國之礦產品，在經濟及政治方面來說，這種不得已之依賴是對尚國不利的。關達總統之這種築造坦尚鐵路之建議，馬上獲得坦國尼瑞爾（Nyerere）總統之贊同，因為尼瑞爾總統認為如果這條坦尚鐵路能够造成的話，則坦國之達來撒蘭港（Dar Es Salaam）地位及價值將為之提高，同時對坦國之經濟尤其是其南方地區之開發，有百利而無一弊，何況這條鐵路如果確實能夠完成的話，足可解除黑人國家對非洲白人統治國家之依靠，并加強非洲黑人之團結。

可是，這兩新興國家在財資及技術方面，絕對不能一手興建這條空前之鐵路。因此坦尚兩國乃派人四出向西方國家商洽。一般西方國家，包括英、美、法、西德，甚至蘇俄以及國際金融開發機構等之反應，十分冷淡。因為從經濟價值方面來說，這條鐵路耗資極大，建造時間也長，而且造成之後也不能在短期內收回成本，遑論利潤。何況非洲國家政局尚未定型，在任政府未知能執政多久，萬一發生政變，這條鐵路不是半途停辦，便是辦而不用、不修。結果極可能是全功盡廢。

坦國及尚國之築路計劃到處嘗遍閉門羹。別有用心之共匪政權，基於政治之動機及需要，乃乘機向坦、尚兩國政府加以遊說，答應以免息之二億七千八百萬（一說三億一千五百萬）美元貸給兩國，作為築造該長一千零四英里鐵路之費用，全部工程由共匪承辦，預計一九七五年可以全部竣工。

共匪這種近乎「雪中送炭」之「義舉」，甚博坦尚兩國政府之好感。不過，尚國之關達總統，起初還有謝而不納之表示，因為關達總統之政府，曾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該國首都盧沙克（Lusaka），搜獲共匪滲透他政黨之文件、證據，知道共匪雖然表面和善可親，實際上，心懷不軌，因此關達總統

對共匪之一切均存有戒心，畏而欲遠之。但是經不起共匪使者之遊說，以及尼瑞爾總統之在旁極力慇懃，終于勉強答應。共匪打鐵趁熱，馬上邀請關達總統到匪區一行，于是關達總統乃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親往北平訪問觀光，備受共匪之熱烈歡迎及獻媚。坦尚兩國乃于一九六七年與北平偽政權簽訂初步合約，由共匪承建非洲空前之坦尚鐵路。正式之初步築路工程則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開始。每六星期共匪輪船「耀華」號由匪區運來數百勘探人員，這批勘探人員以服務半年為限，服務期滿後則由「耀華」輪輸送回國。因此共匪始終維持一支六百人左右之勘探人員在兩國境內作勘探工作，而非西方記者們所盛傳之匪工作人員達數千至一萬之數。其實，老奸巨滑之北平偽政權，絕不敢一開始便以大量人員派往坦尚兩國工作，以致引起非人之懷疑及不安。

這支勘探工程隊已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創造奇蹟似地提早完成勘探任務，並已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乘「耀華」輪回匪區。匪鐵道部副部長郭魯亦曾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特地飛到達萊撒蘭，與兩國政要再度商談及簽署正式承建工程之最後協定，匪築路技術人員已源源抵步，開始正式之築路工程。

共匪為何要為人所不為，而以免息之二億多美元資助坦、尚兩國建造這空前之偉大工程，動機何在，頗令人費解。據猜測，北平偽政權之這一「豪舉」，在目前而言，其政治動機及宣傳作用大於一切。至少坦、尚兩國將從此與共匪結了盟，不知不覺地陷入其赤色圈套。對於其他中立之非洲國家，共匪對坦、尚兩國這一及時而慷慨之舉，也頗能令得他們信服共匪援助之好意，從此或許也會放心向北平偽政權求助。共匪之滲透勢力從此又可再在非洲擴張。

共匪之如此慷慨資助坦、尚兩國，是否純粹基于利人主義（Altruism），施恩而不望報呢？目前不得詳知，不過根據一般之揣測，共匪似乎是有條件地資助建造這坦尚鐵路的。這條件是坦、尚兩國從此必須向共匪購買消費物，以及與鐵路有關之一切設備，包括火車頭、及車廂等等，所有打理該鐵路之人員皆由共匪負責訓練，同時，共匪有優先權購買尚國之銅礦以及其他礦產品。從長遠觀點看，共匪之這些條件，無形中是對今後兩國經濟的一種控制，這與當年西方國家控制殖民地之政策及方法，并無多大差別之處。

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一旦坦尚鐵路築造成功，共匪在東非之勢力及滲透活動，勢必更為猖狂，尤其對南非、羅德西亞、葡屬莫三鼻等地之安全，更是一大威脅。因為坦國，正如它之駐北平大使王布拉(Richard S. Wambura)，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慶祝國慶酒會中重申尼瑞爾總統之論調說：「只要一日不清除周遭白人勢力，坦國絕無安享自由之心情及理由。」坦國既存心如此，如果不幸為共匪所利用及支配，則從此非洲必多兵凶之災矣。目前，除了築路工程人員外，共匪在達萊撒蘭，駐有一大批不尋常之外交官，以及為數不少之訓練坦國警察和軍隊之教練官。如果共匪與坦國雙方繼續如此臭味相投地互相利用下去，再過數年，共匪人員之外交活動或會擴張至無孔不入，及無可收拾之危險地步。美國國務院早已注意到這種危險訊號，因此不得不調派一中共問題專家郭來士保(Paul Kreisberg)，到達萊撒蘭去監視共匪之幕後外交活動。共匪在東非漸成之威脅性及嚴重性，由此可見一斑了。

美洲國家組織的演進

# 美洲國家組織的演進及其現況

## 壹 美洲國家組織的演進

### 一、從「門羅宣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是世界最古老的國際區域性組織，迄今已有八十年的歷史了。該組織自成立迄今，為了要保證它們的安全和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隨着廣泛發展計劃的需要，機構不斷擴充，名稱亦多次改變。美洲國家為保持美洲各國的獨立，反對外國的干涉，促進共同的希望與達成進步的目標，其所經歷的艱苦奮鬥，自始便感到有聯合組織的必要。茲為便於參考起見，就該組織之演進過程，分三個階段來說明。

在另一方面，如果一旦坦尚鐵路築造成功，共匪在東非之勢力及滲透活動，勢必更為猖狂，尤其對南非、羅德西亞、葡屬莫三鼻等地之安全，更是一大威脅。因為坦國，正如它之駐北平大使王布拉(Richard S. Wambura)，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慶祝國慶酒會中重申尼瑞爾總統之論調說：「只要一日不清除周遭白人勢力，坦國絕無安享自由之心情及理由。」坦國既存心如此，如果不幸為共匪所利用及支配，則從此非洲必多兵凶之災矣。目前，除了築路工程人員外，共匪在達萊撒蘭，駐有一大批不尋常之外交官，以及為數不少之訓練坦國警察和軍隊之教練官。如果共匪與坦國雙方繼續如此臭味相投地互相利用下去，再過數年，共匪人員之外交活動或會擴張至無孔不入，及無可收拾之危險地步。美國國務院早已注意到這種危險訊號，因此不得不調派一中共問題專家郭來士保(Paul Kreisberg)，到達萊撒蘭去監視共匪之幕後外交活動。共匪在東非漸成之威脅性及嚴重性，由此可見一斑了。

北平偽政權對這坦尚鐵路之勘察工作已算完畢，正式之築軌工程已似乎在開始，不過，共匪是否有能力及技術築造這一偉大艱難之鐵路，還是一大問題。因為依一般鐵路專家之意見，該坦尚鐵路經過之處，是非洲盛產白蟻之區，普通枕木，經不起白蟻之侵蝕，勢非以其他物質代替不可，如何解決這一枕木問題，是共匪築路的第一道難關。

其次，坦、尚兩國，似乎已逐漸地以冷靜頭腦，來分析衡量由共匪承建這鐵路之利弊，及將來之可能複雜問題。最明顯之例子，便是尼瑞爾總統已曾于最近向日本商人及使者透露說，他恨不得現在承建這坦尚鐵路的不是北平偽政權而是日本。尼瑞爾總統似乎有說不出之苦衷。由此可見，共匪在承建這坦尚鐵路方面，的確是有所需索、及過份要求的。

不過，共匪是否能于一九七五年完成這空前之坦尚鐵路，這是一個大問題，世人只好拭目以待了。

六月十七日於美國路易西亞那格蘭布林大學

(一)中、南美洲，除了英國、法國與荷蘭的少數屬地外，均經過西班牙、葡萄牙的長期統治，普受西、葡文化(即拉丁文化)的陶冶。十九世紀初葉，歐洲列強的干涉政策擴張到美洲，一些主張幫助西班牙收復美洲殖民地的說法，已引起美洲國家的憂慮。因而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美國門羅總統在國會宣佈：「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絕不讓歐洲干涉大西洋這邊的事。」此一著名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是基於美洲特殊地理環境而產生，其意義就是美洲國家不干涉他洲的事務，亦不容許他洲干涉美洲事務，以「泛美主義」(Pan-Americanism)保護美洲國家的安全。自